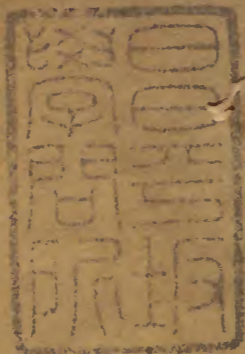


氏左
兵法測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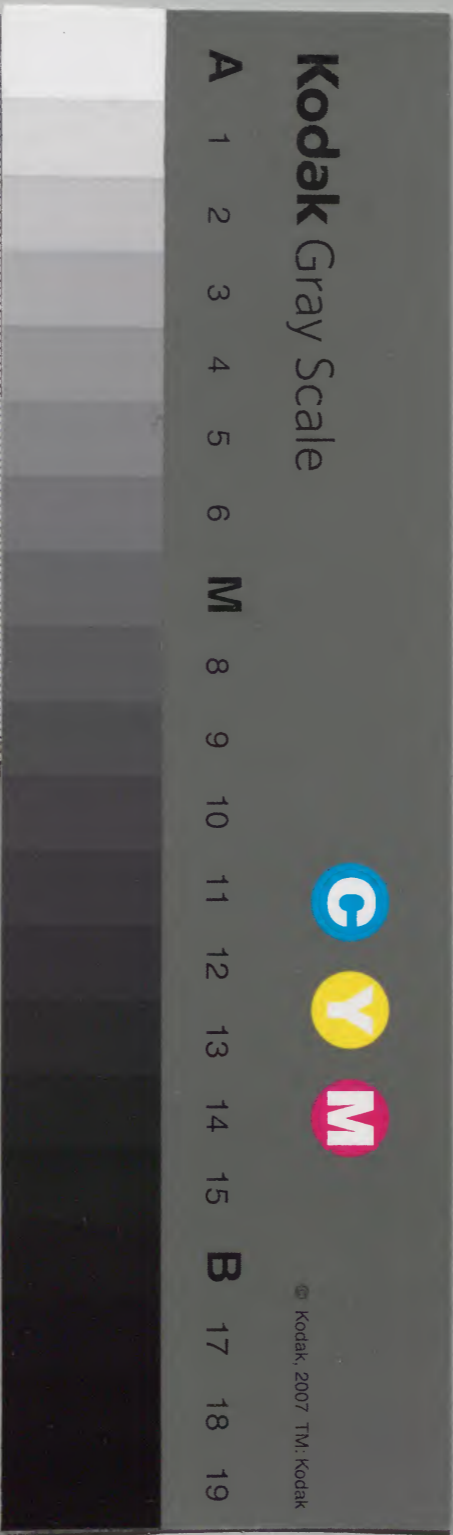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五	五	類
一	七	一	號
八	二	一	函
冊	架	冊	架

內閣文庫		
三	九	漢
九	五	書
函	一	
三	八	
二	五	
架	冊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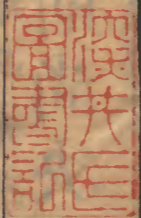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555
冊數	8	(8)
函號	299	254

十八之廿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

淺草文庫



陳省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閣公評閱

哀公

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

栽設板築為圍壘周匝去蔡城一里

廣丈高倍

壘厚一丈高二丈

夫屯晝夜九日

夫猶兵也壘未成故令人在壘

裏屯如子西之素

子西本計為壘當用九日而成

蔡人男女以辨

辨別

也男女各別係纍而出降

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

楚欲使蔡徙國在江水之北汝

水之南求田以自安也。蔡于是乎請遷于吳。楚還蔡更叛楚

就吳

時楚圍蔡未久何遽降也。蔡有即吳之心故請降意蔡獲罪于楚重矣斯

時又未有必救之兵也故聽命以紓難亦權道也。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夫椒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

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上會稽山也

敗于夫椒而保于會稽。吳已深入矣以甲楯保不

益。吳之怒乎夫許之越之願也不許則尚決一死

不然越將致死

戰何敢去兵哉。

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

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晉少康有田

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為成一五百人為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

收夏衆。撫其官職。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

越大于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

施不失人。皆得其人親不棄勞。推親愛之誠則不遺小勞與我同壤而

世為仇讐。于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

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

同壤而世為仇讐。所謂土地同而有欲于我。此即戰國所謂遠交而近攻也。若如秦之于韓魏。屢和屢伐。使不得休息。正不必一舉滅之也。

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而後教之。

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謂吳宮室廢壞。當為汙池。三月。越及吳。

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吳越匹敵。一戰而勝。此時形勢亦未能便定。越也。

許之以成。未為失算。但其後也。當忌而謀之。不當

親而易之。吳之亡也。在于玩越。而不在于許其成。

許而復圖之。則越愈失勢。久而必入于吳矣。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

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都邑之人。無田

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逢滑當公而進。

曰。入楚而召陳。助吳為亂。大不祥。自宜當公而進。



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
 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更得之分解若以晉辭
 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為吳所勝對曰國之
 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况大國乎

吳召不往則懼吳之討楚復其國而徵貳焉又將
 被兵此陳之難也然陳之為楚舊矣一旦改志于
 吳則楚之仇我必深矣若其違吳雖或見討其怨
吳之難在目前楚之患在後能深慮之庶
擇禍以輕耳尚淺故當緩于從吳耳

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
 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于
 兵暴骨如莽而未見難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
 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吳亡于勝齊而不亡于勝越既勝齊矣民力已敝
 國用已竭而雄心日侈欲愈難厭也故用兵而後
 悔者秦穆漢武是也始善用兵而後德衰者趙武
 靈王唐莊宗是也夫開創之主始而用兵既而厭

善。敗者。猶不亡也。善勝者。恒亡。以其不能。故敗。
兵者情之常耳。若頻年疲兵而無厭悔之心。雖賢
項。王。符。堅。皆。百。勝。而。一。敗。者。也。
如苻堅猶身及于難。况不如堅者哉。

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
召陳不至。闔廬事也。秋。故為修先君之怨。

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

若修怨。則越仇為重矣。此而可赦。乃亦云修其先
可無大患。

人之怨耶。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
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

恤不相睦。無患矣。魯闔廬。不二味。居不重席。室

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

不取費。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

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軍士皆分熟食。不敢先食。分猶徧也。其所嘗

者。卒乘與焉。所嘗甘珍。非常食。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

民不罷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見曠。棄。

闔廬。如是以治國。其孰能當之。今闔廬所行。皆句

踐躬蹈之。以日夜謀吳。而夫差養虎自貽害也。使

天假闔廬以年雖并天下何難哉

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

唐莊宗始勝于夾寨梁祖憚之卒為所滅

杜元凱云易者及其道也予謂吳君如此其賢乃

若闔廬之賢雖憚而備之猶不易當也况可易之耶

是不可敵而子常易視之所以取敗

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

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

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鄧艾論諸葛恪謂不撫恤上下以立根本乃兢于

外事載禍而歸亡可翹足待使夫差承闔廬之後

夫差之亡不在其後汰也患在求霸過甚耳使

為守成令主蓋闔廬張之而夫差弛之未為失也

其不與上國爭衡先越後楚以漸開大雖逞欲

吳君臣累世用兵不休能不弦急調絕耶大約江

焉亦未易亡也

南饒富志欲易侈孫皓之亡亦有類此者

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漵沂之田而

受盟絞邾邑漵沂漵水

或地有緩急弃彼全此為

漵沂之田獨非土耶此即戰國抱薪救火之喻而

無聊之計耳

刻割心腹以補四支者乎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范氏久居朝歌鄭子姚子般送之士

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

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旆，先驅車也。以先驅車蓋以兵示眾。罕駟，即子姚子般也。

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晉人先陳，鄭人隨之。

不知其虛實，見車多必懼。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

齊輸范氏粟千車，罕駟送之。吉射逆之，趙鞅禦之。

常思所以保全齊粟之道，莫若見弱于晉，以千乘

之粟委而餌晉，始為羸兵誘敵，而以我精銳設伏。

于車之左右，晉見我師，非必逐利。逐利必爭粟，而

晉軍懈且亂矣。乘晉亂而伏起，急擊，即趙鞅與衛

太子且不免粟將焉往哉？是弃之正所以全之也。

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樂丁，晉大夫，詩

大雅，言先人謀協以故兆，詢可也。始納衛太子，卜得

吉兆，今既謀同，可不須再卜。

龜焦則兆不成，而龜焦者每勝。

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壇晉

國而滅其君。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耻，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作雒篇，十里百縣，縣有四郡。

吳漢之饗士也。曰：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王猛之討慕容評也。雜引諸事以見晉衆嚴明可以制勝于潞原，誓衆曰：今與諸君受爵，君父之前，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將鄧羌謂猛曰：若以司隸見與，公無憂。猛曰：此非我所及，必以本郡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俄而兵交。

羌寢不應，猛馳就許之。羌大破評軍，斬俘然須賞格五萬，此可謂善用賞矣。若猛之于羌，尤得操縱之道也。

士田十萬。十萬畝也。庶人工商遂。得遂進士。人臣隸圉免。去廝役。

志父無罪，君實圖之。志父，趙簡子名。

軍志曰：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名曰費畱。故曹公每攻城破邑，得靡麗之物，則悉賜有功。若勲勞，空賞則不恡，萬金無功，冀施雖分毫，不與能以賞罰駕馭將人才，自出有不惟我所用者乎？

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辟棺之重數素

車樸馬以載無入于兆葬下卿之罰也為衆設賞

以死自誓以厲衆心非有厲死之心不能致勝蓋范氏入朝歌齊鄭附之至

輸范粟千車其交厚矣范氏久居朝歌助之者衆

羽翼成矣此勅敵也故簡子重陳軍政耳

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郵無恤王良也登鐵

上鐵丘名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

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

太子見兵車皆旆故懼而王良以婦人激之也韓

世忠以武寧等軍節度使置司楚州將士有怯戰

者皆遺以巾幘設樂大宴俾婦人妝以耻之故人

人奮勵予謂非韓王不能亦不可耳韓王身自勇健故耻人而人不怒

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于

牖下畢萬晉獻公卿也皆獲有功羣子勉之死不在寇

南史王景文求解揚州宋帝詔荅曰晉將畢萬七

戰死于牖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斃于刺客故甘

心于履危。未必逢禍。縱意于處安。不必全福。若班仲升立功異域。在外國三十餘年。而老入玉關。死惟不懼死乃可以生于牖下。所謂死不在寇。殆為將之良規也。

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三子晉大夫羅無勇。麋之麋束縛也吏

詰之。御對曰。疔作而伏。言羅疔瘡而伏故束縛之

怯人則嚴刑以為使。然形怯者猶可用。性怯者不可用也。按九州春秋。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柏孝長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

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三日。往出戶問

非但勇氣可習。凡圍城者。俱含卒間不可保耳。至于四日。我守已固。信無足畏矣。

消息。至四日。乃更負楯親鬪。語子緒曰。勇可習也。

衛太子禱曰。蒯瞶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

襄公。鄭勝亂從。勝鄭聲公晉午在難。午晉定公不能治亂。使鞅

討之。蒯瞶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

無面傷。以集大事。

凡用禱者。所以威眾也。故鄭子產廟。崔府君廟。皆

禱而求助焉。竟獲其用。後狄武襄用兩面字錢勝

敵後示士大夫以破後世之惑也。

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斃，陪也。獲其蠶旗。太子救

之以戈。鄭師北。獲温大夫趙羅。羅無勇，故鄭師雖北，猶獲羅。太子

復伐之。鄭師大敗。

凡師有詐敗者。若鄭師詐敗，則太子之伐墮其計

中矣。蓋先見弱于我者，師必詐敗也。先見强于我

者，師必真敗也。先見弱則力全而智深固不可測。

先見强則智淺而力不繼。凡力竭智殫者，固可乘

此言敗軍之情，十得八九矣。

勝而虜也。故鄭之敗，敗于先見强。至太子為之投

車而後，乃見弱，致太子亦起而橫擊焉。强弱之用

反也。

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

襄行儉之討突厥也。以蕭嗣業糧運為突厥所掠，

料突厥必復為此謀，乃詐為糧車三百乘，每車伏

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為之援。虜至羸

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方擬取糧。

然○出○擊○之○時○須○視○緩○急○不○可○失○机

而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自是糧運無敢近者後周賀若敦取相州陳將侯瑱拒之湘羅之人乘輕船載米粟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偽為二人裝船伏甲士于中瑱兵見之謂餉船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正欲絕其糧道以內困之此後實有饋餉者瑱不敢受此皆用巧詐敵也時罕駟在軍中以齊鄭二國之師而士吉射又遙相應援竟不能運謀出奇乃以千車之粟拱手授敵亦見其無能矣惟既獲齊粟則朝歌內

饑范氏必不能久拒非降則奔故曰可耳

傅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

趙氏謀深知氏氣驕自不相敵

後竟有晉陽之患蓋三卿未睦當時皆能知之而

趙氏欲專晉政所憂在內不在外故其言如此

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龍稅焉龍范氏臣為范氏收

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

而與之田還其所稅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

蠡旗于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

劫壘之兵正不須多

以死士乘宵突之五百人而有五萬之用使敵師直突幕下此鄭之壁壘不堅也

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

小國人與之

趙孟所患在范氏不在鄭也范氏既敗則本志已

遂于鄭實無深怨不必盡力擊其歸師矣論事分明則所敵者少易為力矣

既戰簡子曰吾伏弮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

古以車戰將多為敵所識若大將被虜或為敵所

傷則一軍敗矣此危事也吾每見左氏所載戰事

而歎之後世用步騎則敝衣易貌以避矢石此其

勝于車也而或又以為病者以旗鼓之制失也凡戰當使敵人不識大將所在

大子曰吾救主于車退敵于下我右之上也

簡子為主將故稱主也時簡子大將也大將為鄭

人所擊踣于車中則晉軍已敗矣太子復伐之大

敗鄭師是轉敗為勝太子之功多焉自簡子以下皆爭居功軍禮于是衰矣

郵良曰我兩靽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

材兩鞞皆絕

乘載也。材，橫木，明細小也。使簡子觀之，以明止使不絕之功。

車制詳于秦風曰：小戎，伐收，小戎，兵車也。天子謂之元戎，諸侯謂之小戎，伐，淺也。收，軫也。軫，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凡車制廣皆六尺六寸，則軫深八尺。兵車軫深四尺四寸，比之為伐，故曰伐收。則所謂材者，意即收也。秦風又曰：除鞞，塗續。註云：鞞，所以為引也。續，續鞞也。鄭氏云：車衡之長，惟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頸不當衡。

別以皮為二鞞，係陰板之上。今驂馬引，引亦謂之鞞。傳曰：兩鞞將絕，是橫軌之前，別有驂馬二鞞也。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眾知之。蔡侯告

蔡于是不成為國矣

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於州來。

凡兵必有所假托，或假納聘，或假會葬。彼既有所

吳人無信雖知而拒之將為兵卒耳

挾以為名，使我不得疑，非惟不得疑，即果知之亦自不得拒也。觀師畢入而眾始知，雖是蔡偵揆不明，亦繇吳實詭秘，使蔡無從知耳。乃知垂橐而入。

左氏兵法注要
觀于鄭事知蔡人之之不能
若子產之拒楚當年尤是不易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內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

荀寅不能守自內伐其南郛之圍以誤趙師使備

南乃命救已者自北門入已乃與此徒犯北門之

圍出奔邯鄲後若朱雋之討黃巾也賊據宛拒雋

雋鳴鼓攻其西南自將精兵五千攻其東北乘城

而入西魏末獨孤信率兵討宇文仲和信夜令諸

將以衝梯攻東北信親帥壯士襲其西南克之皆此智也

十一月趙鞅殺士臯夷惡范氏也

趙鞅遷怒也為將者不可遷怒經曰將遷怒則一

軍懼

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音懲公孫

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

文之錯後至曰如墻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

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

孫肝肝即霍也

若先後而進則人必惧死不敢進如墻

二矢之力不過殺二人中錯肘而錯即殺之者一

而入莫知其所射則競進矣此一法可以待善射者

與一惟勇者勝也錯執弓而先其氣已足懾翩矣

夏楚人既克夷虎夷虎夷叛楚者乃謀北方

秦人欲圖周先滅蜀莊宋

此先後次第不可紊也項籍之踈只在不固根本

欲伐梁先滅燕皆根木之計也

故先內而後外乃為堅完也

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三子楚大夫也

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為邑致之者會其眾也

致方城之外于繪關負函繪關

皆楚地曰吳將沂江入郢逆流曰沂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

襲梁及霍偽辭當備吳夜結期明日便襲梁霍使不知之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邑

致蔡致方城之外此形也偽詞備吳此聲也襲梁

及霍此實也若盛彥師之料李密也密乘險而東

聲言向洛彥師率眾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其眾

夾路而伏或問密向洛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

欲出人下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密果南出彥師

擊斬之此則彥師于密之聲而能得密之實也

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浮餘楚大夫蠻子赤奔晉陰地陰地

河南山北自上司馬起豐析與狄戎楚司馬馭也析縣屬南鄉郡析

南有豐鄉發此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菟和山在二邑人及戎狄

右師軍于倉野倉野在上雒縣

法曰分不分為縻軍聚不聚為孤旅若不明于分

合則雖聚百人已不可用何以將十萬數十萬耶

故治眾如治寡分合是也若一軍菟和一軍倉野

此近在百里之內緩急相應為適宜矣

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命大夫別縣監尹曰晉楚有盟好

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

聽命少習商縣武關也

陳兵耀武志不在于罪人乃是意在懾晉若果能

大開武關以伐晉寧容先遣信命耶

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

與之未寧時有范士蔑乃致九州之戎九州戎在晉陰地陸渾者

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今丹水縣北三戶亭

本朝王伯安于群洞也。無多機巧大要。惟聲東擊

西。一術而蠻卒不悟其愚。豈不繇性哉。然蠻之愚

固無論。獨計晉之出此計也。何以號于天下乎。後

吐蕃維州守將以城降。為牛僧孺所阻。李德裕曰。

臣聞楚誘蠻子。春秋明譏。周送鄧叔。簡冊深鄙。以

負此異類。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也。

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楚復許為蠻子而盡

俘以歸。

士氏亦晉卿之族

士蔑必晉大夫。故趙孟曰。速與之。而士蔑乃詐蠻

子。執以畀楚。若如註所云。楚特命大夫使監陰地。

則裂田以與蠻子。蠻亦不空遂信也。且楚大夫自

詐執蠻子。春秋又何以書晉人執戎蠻子。亦歸于

楚。而傳亦曰。奔晉陰地耶。豈晉地而楚命大夫監

之耶。傳云。畀楚師。明乎晉人執之矣。

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

趙稷之于臨。猶脫兔也。既已去臨而歸齊。則聽之。

墮臨者示不忘情于晉耳。所以張亡臣之氣也。可耳。且晉險固之邑多矣。安得盡墮之乎。

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郟。逆時陰人孟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鞅僅降邯鄲。而國夏取晉八邑。所得不足以償矣。

齊。晉。之。得。失。又。非。趙。范。之。得。失。也。故。雖。亡。八。邑。不。指。乃。范。氏。漸。衰。而。趙。勢。日。盛。是。一。時。勝。負。實。不。足。以。

趙。氏。之。疆。耳。論成敗也。

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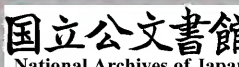
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為柏人宰也。昭子

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

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出柏人張柳朔謂

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矣。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

僭之。遂歿于柏人。為吉射距



人或死于恩。或死于義。使盡如柏人。宰無有不死。舉仇出于意。外施不測之恩。一死猶于封疆者矣。然能舉其恩者。已為美談。孰有舉其仇而不以一死報者耶。

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名曰納蒯賾。實以修范氏之怨。酬德之念。輕報怨然不納蒯賾亦無

處置之之情重也。

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時趙孟當國。勤勤然圖報范氏。而鮮虞弱小。屢被

晉兵。又晉所得一當者。故鞅甘心焉。將禪代。皆如此也。

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我先君與陳有盟。不可

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盟可寒也。吳入郢。召陳而陳不與吳。此不可忘也。當楚。而陳不與吳。則其結楚固矣。美當救之。

楚昭王其審所報矣。然後知輕為去就者非也。

齊陳乞偽事高國者。高張國夏受命立荼。陳乞欲害之。故先偽事焉。每朝必

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弃子之命。

皆曰。高國得君。得君寵也。必偏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

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

即圖之又豈能盡滅諸大夫耶奸人之詞有涉于

陳氏每用此術而屢效何齊
愚者而聽者每不察也

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

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繇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

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

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昭

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昭子即高張戰于莊敗高國

莊六軌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

奔圍晏嬰之子圍施不書非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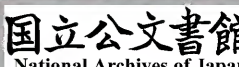
高國齊之世臣國人何以追之而不恤也必陳乞

有以激怒國人者而傳不詳也夫乞之反覆詭變

使諸大夫與高國質言焉則乞無所匿其詐矣而

卒不察此諸大夫愚而陳氏之事將成也亦天也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



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申。子西。結。子期。啓。子間。皆昭王兄。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大冥。陳地。子間。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章。惠王。潛師。密發也。

閉塗。不通外使也。

楚武王卒于櫛木。乃除道梁澆。以盟隨人。濟漢而後發喪。夫楚之故事。羣臣必知之矣。但大將歿于陳。尚不能成軍。况國君乎。若不潛師閉塗。吳乘喪襲擊。必至喪師。故處變事。則可以見能此。亦子西之能也。楚王。既沒。楚師。忽。然而去。吳人。雖智。不及。料也。故。可以。善。反。

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為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為當王身。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若禳之。可移于令尹司馬。王曰。除腹

左氏兵法注要
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宐哉。

當楚累敗。人所甚惡也。子西獨以爲喜。卜戰卜還。

不吉而從容死。讐亦人所甚惡也。昭王不以爲俱。

此皆人情所難也。能行人所難。可不謂之知道哉。

七年。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

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也。伐小

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

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

賢景伯欲使大夫不逆其言。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

國。諸大夫對也。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

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

所怪且阿。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孟孫忿荅大

附季孫。以勝邾。但欲不樂而出。夫。今魯德無

康子不聽景伯。致有城下之辱。故非啓疆之主。兵

不可不慎也。不然春秋時彈丸小國強大皆得吞并之。其不輕加兵于小者懼我舉兵而霸國執詞以督我也。是春秋之所以不遂為戰國者此耳。

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

邾不禦寇

邾無間諜斥候之故。是謂不國。但邾固魯附庸也。

魯恃邾禦侮者。今且躬為盜焉。此邾之所不虞也。

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于吳。不許。曰魯

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

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

高平西南有茅鄉亭

知邾之必亡。而先自全。將以有為也。大有機用。豈

當以叛書耶。國內不足。則不能久拒。以待吳人之

接。若其自足。而接師復至。魯內外受困。破之必矣。

何為不可。邾子之言。若此。真是驕痴。不知國事者。

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

繹邾山也。在鄒

縣師宵掠。

師無紀律。故晝夜盜掠。使成子素養戰士。乘其飽

掠擊之盡殲爲功差易。

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負瑕魯邑

前者魯得邾之繹民使在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負瑕故使相就以辱之。

請救於吳。

乃知國雖小自有能者若邾成子有仲連之風心。

未嘗不向慕其爲人也。

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

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四

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

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

之。吳子從之。

吳負氣自矜方欲雄長中原固可激而用也與後

大之主言當激之使揚其氣但魯若并邾此晉之

憂也。吳實道遠又非所忌也何以爲之出師乎夫

差務遠略而不卹近患宐其及矣。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

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

能先伐宋。使宋解曹圍而自救。此形禁勢格之道。

也。若救曹而還師侵宋。是技窮于無所施。聊以解

說于天下耳。故傳書侵宋以救曹。是有益于曹者。

也。書救曹侵宋。是無益于曹者也。

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

請待公孫彊許之。曹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

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卽位。好田

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

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

之子乃行。彊言霸說于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

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

大城鍾邗。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

姚崇以十事要說。亦因田弋以進。儒者譏之。然英

智之士。不欲潔已以全名者。貴乘時也。乘時必擇

大國而後可得志于天下。故管仲度天下之勢。誠

莫若齊耳。若國國小則以自完為主。不然。子產之才豈不足小而弱則不足用。如孟子于滕薛于。霸。耶。而。終。事。晉。審。勢。故。也。以。曹。伯。而。圖。霸。不。亡。何。待。亦無可如何也。况以疆而言霸說于曹哉。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夫。宋大曹人詬之。不

行。不行。殿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

及司城彊以歸。殺之。終曹人之夢

大之加於小也。卑以自屈。猶懼其憎焉。詬其歸師

何耶。故有所為而詬以誘之。可也。無所恃而詬以

招之。不可也。弱。所。不。論。耳。

吳為邾故。將伐魯。問于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

而無情。有大國名。無情實。國有亡。臣在外。深得我情。如叔孫輒。伐之。必得志焉。

有名無情。語最深。隱意徒有其表。觸之敗絮者乎。

魯執政懦而怯。則人各異心。城下之盟。魯幾至亡

國。敵所畏者。惟孔門諸弟耳。其餘固所謂漢廷諸

臣。摧枯拉朽者也。

退而告公。山不狃。亦故。魯人。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

不適讐國。奔亡也。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

所適所託也則隱。魯所隱託則且夫人之行也。不以

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輒魯公族

故謂之。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子張

宗國。子。洩。有。君。子。之。言。而。未。知。其。心。也。故。不。能。知。其。也。子洩亦縱橫之流。意欲自將。以示重吳魯之間耳。

不然。已之不恤。而何人之能謀。不出于縱橫耳。

王問于子洩。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緩時若無能自立。必有

與斃。急則人人知懼。皆將同死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

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夫魯齊晉之唇。唇亡齒寒。君

所知也。不救何為。

魯僻處東偏。唇亡齒寒。四國亦非其勢。若畏三國

之救。則許分裂其地焉。三國之兵。雲翔而不下矣。

此其喻在韓趙魏之分智伯也。

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魯欲使

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仍用魯人為向導耳。然伐

敵國。而用敵國之人為率。非有深怨者。不可如淝

水之敗。敗于朱序也。

變。許也。

然。子。洩。雖。有。善。魯。之。心。而。勢。難。歸。魯。耳。無。畏。其。

左氏兵法注疏要 卷之十八 三 劍聞齋

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僑田拘鄆人之漚營

者曰何故使吾水滋。鄆人亦僑田及吳師至拘者道

之以伐武城克之。教吳必可克

堅瑕虛實之數其土人盡知之也故張預曰山川

之夷險道路之迂直必用鄉人引而導之乃可知

其所利而爭勝吳伐魯鄆人導之以克武城是也

何氏引鄉導略曰從禽者若無山虞之官度其形

勢之可否則徒入於林中終不能獲鹿矣出征者

若無本鄉之人導其道路之迂直則雖至於境外

終不能獲寇矣夫以奉辭致討趨未歷之地聲教

未通音譯所絕采入其阻不亦艱哉我孤軍以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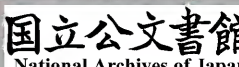
彼嚴密而待客主之勢已相遠矣况其專任詭譎

多方以誤我苟不計而直進冒危而長驅躋險則

有壅決之害畫行則有暴來之鬪夜止則有虛驚

之憂倉卒無備落其彀中是乃擁熊虎之師自投

於死地又安能摩逆壘蕩狡穴乎故敵國之山川



陵陸丘阜之可以設險者。林木蒲葦茂草之可以
隱藏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邑落之寬狹。田
壤之肥瘠。溝渠之深淺。蓄積之豐約。卒乘之衆寡。
器械之堅脆。必能盡知之。則虜在目中。不足擒也。
昔張騫常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利。善水草
處。其軍得以無飢渴。茲亦能獲其便利也。凡用鄉
導。或軍行虜獲其人。須防賊謀陰持姦計。爲其誘
誤。必在鑒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始終如一。
此亦當慮之。雖用間。然參之衆言。

乃可爲準厚其頒賞。使之懷恩。豐其室家。使之係
心。即爲吾人。當爲反覆。然不如素畜堪用者。但能
諳練行途。不必土人。亦可任也。仍選腹心智勇之
士。挾而偕往。則巨細必審。指蹤無失矣。

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

王犯。吳大夫。故

嘗奔魯爲武城宰。子羽武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
城人。國人懼其父爲內應。其語甚激切。以國謀之不臧。
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

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于蠶室。

吳乘勝深入。懿子所以懼也。國人懼者，應是為全魯懼耳。按孔疏杜意，拘者導之以伐武城，克之謂語。吳人云：若伐武城，必可克之。吳人王犯嘗為武城之宰，與澹臺子羽之父相善。國人懼者，謂武城邑懼子羽為吳內應。劉炫以吳實克武城，今知非者。以下傳始云：王犯嘗為之宰。國人懼，是未得武城故。知此克之，是鄙人教吳之語。劉以為伐武城克之者，實克武城。國人懼者，懼其害魯。若然，吳師

既來伐魯，是顯然行兵，不須云王犯與子羽之父

相善。魯已受害，何須云國人始懼？傳既云王犯嘗

為之宰，澹臺子羽又是武城之人，皆據武城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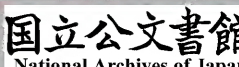
故知恐為武城內應。傳載漚管事者，說來伐武城

之繇，劉妄生異見而規杜，非也。

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公賓庚公

甲叔子并析為三人，皆同車，傳互言之。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

未可望也。同車能俱死，是國能使人故不可望得。



古人每以一事而料國之存亡勝敗如三人同車而軍雖敗矣能不辱國則敵入憚之况其勝乎知其使能皆可以類推也蓋吳入魯地已深不無進退之慮故吳子言此有懼心焉

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

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設格令士試躍之卒三百人有若與

焉卒終也終得三百人任行有及稷門之內行至稷門

七百入而得三百人可謂多矣若乘夜攻之三百

人而有三萬之用惜乎計之終不行也有若與焉以死士斫營者用我之輕攻彼之重所得多所失少故往往

者獲勝必有若為之率也豈聖門高第而與死士同列

者乎

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

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

此三百人死士也乘人不備可以有大功然使斫

營不利而為敵所殲則城不可守矣不如挾此以

請成彼既憚我致死則易以講解也

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

本兵注漢要
三
變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弃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

吳懸軍深入。自不能久。勢自不得不歸。若不與魯。

成則勢不得歸。魯必追擊。故行成空。吳急而不應。

魯急也。其所謂輕者。若一夕三遷。乃是輕耳。管子

曰。飛鳥之舉者。輕也。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遠道里。

矣。風雨之行者。速也。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險山河。

矣。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

而無敵矣。以此言之。輕者。兵之所忌。亦兵之所貴。

哉。

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

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釋舍也。魯人欲留景伯為

質于吳。既得吳之許。復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人欲留王子。故遂兩止。

子服景伯之言。皆良謀也。其言兩不見用。而復往。

為國重耳。質焉。人為其易。我為其難。可以愧謀國者。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

鮒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讎及闡。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秋及齊平。齊逆季姬以歸，嬖。冬十月，齊人歸讎。反闡，季姬嬖故也。

悼公輕脫如此，宐其不能長其與師也，以婦人歸邑也。亦以婦人，婦人能為

有齊本國重輕，所以四面出嫁也。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

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齊魯既平，故辭師將進受

命言將伐齊也

有始同而終變者，若韓魏之于智伯是也。人情不為相親，即為相惡。謀國者所以不輕與人以隙也。吳既許齊伐魯矣，而齊有貳心，是齊反為德而吳反為怨也。能無怒乎？然齊魯既合，則吳人雖責言于齊，恐反為二者所乘，未可輕也。不可以怒而興師，當俟其隙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

鄭圍宋雍丘。而宋復圍鄭師。蓋兵法十則圍之。鄭
 客也。客兵有限。宋主也。主兵日增。故宋之兵十倍
 于鄭也。深明。主。客。之。勢。鄭圍人而反為人所圍。是內外受敵矣。內
 外受敵則難于必出。昔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為
 寶。勇鬪為首。審知敵人空虛之地。可以必出。勇力
 飛走之士居前。材士強弩居後。弱卒車騎居中。若
 從地出。若從天下。三軍勇鬪。莫我能禦也。

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

作壘塹成輒徙舍合其圍。

圍鄭師。何以云遷舍耶。宋始圍鄭師。壘塹必寬。以
 日而進。漸逼之也。漸逼之而壘合。則圍者愈密。出
 者愈難矣。但兵在圍地。當出奇致死。乃能有功。今
 鄭師倉皇上下。無氣有立潰矣。此與吳漢在廣都
 之事相反。

子姚救之大敗。

即武子賸也。

子姚救之。宋宐撤圍鄭之師。以禦之。宋撤兵禦子
 姚。而鄭圍已解矣。始而宋有內外夾攻之勢。繼而

宋之圍鄭。是長圍也。長圍既合。

便難得出後世多有此事耳

鄭亦有內外相應之勢乃反為宋所敗者氣奪于
宋圍而失于輕戰也大凡兵披圍而救師適至往
往致勝非全恃救師也以突圍欲出者勢不可禦
也今鄭師已束手受困則來救者無夾擊之助而
本信皇致敗圍人者有餘力以禦之故反敗也

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

武子取邑于宋冀以與嬖行事已是輕妄懸軍深
入兩奔鄭師武子之寡謀固無待言即雍丘之師

壘合而哭亦自束手坐困法曰圍地則謀死地則
戰夫遷舍壘合天下之困兵也大凡圍兵不闕則
人人死戰故將之能者恒自塞其闕孫子亦曰圍
地我將塞其闕夫何畏乎壘合哉壘合而突將懦
合圍而取之不煩兵力或食之而降耳兵弱又可知也故傳曰取鄭師取者易詞也

使有能者無死以邾張與鄭羅歸

有能者無死既足收全勝之功又可取以為質使
後日易為講解地此攻心之策也宋人亦大能矣

如楚之鍾儀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水火之北占諸史趙史墨史龜

曰是謂沈陽。水故沈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

姜齊姓子商謂宋姜火師之後火弱故伐齊則可敵

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趙鞅姓盈宋姓

子姓又得名位敵不可干也。二水俱盛故炎帝為火

師。神農有火瑞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

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遊也。既盈而得水位故為如

波流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救

則當代宋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三三。乾下坤之需

三三。乾下坎上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不可與戰泰

歸妹以社元吉陰而得中有似王微子啓帝乙之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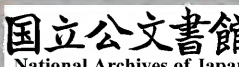
子也宋鄭甥舅也。宋鄭為昏姻甥舅國宋為微子之

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

乃止。吉在彼則我

與簡子為不吉春秋時五行盛衰大抵皆論五姓以統系明也後

世卜筮不能斷其系但以地分論之耳。



冬吳子使來傲師于齊

前年齊請吳師伐魯齊與魯成故吳反與魯謀伐齊

吳毒物也譬之蛇蝎觸物即齧以洩其毒不得于

彼即得于此耳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陳肴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闇公評閱

哀公

十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鄆鄆齊地齊人

弒悼公赴於師以說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

吳之伐齊未為得算幸齊有內變耳吳于此時既不可以空反若討齊之亂又未能倉卒即辨莫若

○貳。師。將。軍。伐。大。宛。亦。別。立。宛。王。如。此。而。後。可。以。善。歸。
置齊君而去之。所謂與人同欲必濟也。

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曰。將自海入齊。為齊人所敗。則已在齊地矣。如今之登青萊。皆齊地濱海。然皆在東北。吳豈能深入至此。是當年所謂自海入齊者。不知從何處入海也。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說者以為東北通射陽河。西北至宋口入淮。是吳當年固大修水利矣。意即從淮陽間取道入海。則已近齊境。乃為齊所

敗耳。按黃池之會。越沿海沂淮。以絕吳路。蓋循海而逆入于淮也。則為淮陽間取道入海明矣。

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于此起

兵。

謂往歲卜利以伐姜。故今興兵。

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

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既不問其國之當伐。事之可否。而惟決之于卜。使敵人知之。即可以卜間也。意陽貨有怨于齊。其言宋不可伐。與卜者之言合。是役也。殆貨之所為耶。

秋吳子使來復傲師。未得志故欲再伐齊。

魯以季姬故善于齊。今悼公見弑。吳人知我情亦

欲報齊矣。是以來傲師。以魯之近力。雖不足而可

為主。人故合魯也。

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

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

期之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壽夢少子壽夢以襄十年卒。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

楚之之伐陳或以致吳師也。季子講解。

命之救陳而退師。是無及于陳也。然退師以成伐

陳之名。觀吳師之退。楚加于陳者。必不力。雖似無

及于陳。陳實陰受其賜矣。夫務德安民。則深以夫

差之爭霸為非。而終不正言于吳者。以夫差之鷙

也。此亦老氏之術也。

十一年春。齊為郟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

北盧縣東。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

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

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竟內近郊公樂備食卒曰

已則守國而君與二子居其至危此錯所以見誅

于盜也冉子能見机事冉子知季孫弱故為此以激之蓋敵人來

伐則三家無不異心魯公欲圖執政則三家無不

同心此魯之三家所以弱于外而彊于內也

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

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言不戰為不臣魯之羣室

衆於齊之兵車羣室都邑居家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

此豈可以衆寡較勝負耶夫五都之市摩肩擊轂

者不謂不衆矣然一夫攘臂大呼靡不鳥獸駭者

必死與必生異也豈得謂一都之衆敵齊之兵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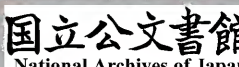
必有餘用乎其時大敵臨境而季孫怯于戰故冉

子以此言寬之可自自立

二子之不欲戰也空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

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于諸侯矣

非特以雪耻亦自無可推諉也後之賊臣且有挾



前之秦檜後之仇鸞皆挾寇而自重者
寇以脅和者摠為不能戰而不耻耳

季孫使從于朝俟於黨氏之溝朝中地名武叔呼而問戰

焉即叔孫州仇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

兵誌曰戰者士卒事也不戰者將帥事也不戰屈

人者謀也以戰屈人者力也此君子小人之別也

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

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

本無戰情故五日始出師而遇敵先奔也彼或自

量不能豈當強之使將耶宋臣有云將不擇人以

官為序此敗道也

孟孺子洩帥右師懿子之子武伯彘顏羽御邴洩為右二子孟氏

臣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

有子曰就用命焉雖年少能用命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

城人三百為已徒卒

七千者私甲也三百者精兵也有勇知方惟我用

之益邑有大小為宰者生聚教訓自成勁旅矣使

左氏兵去則要八卷之十九 五 劍開齋

宰盡若求無事何至于銷兵有事何至于勸募哉

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南城門也五日右師從之

穰苴謂臧賈曰將受命則忘其家援枹鼓則忘其

身期而後至斬以徇若穰苴為大將豈能待孺子

至五日耶命故進退自如

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保守城者曰事充繇役政重賦稅

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

乎既言人不能已不敢不死

上不能謀士不能死此未戰而先敗者矣豈知之

言之而遂當執其咎歟

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稷曲地名師不踰溝樊

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眾從

之素與眾則不待三刻約信如遲言乃踰溝

魏明帝遣張郃領勁兵四十餘萬向劔閣而孔明

戰士萬二千更番歸者八千時魏兵臨陳番兵適

交亮參佐咸以敵眾强多請留下兵以并聲勢亮

曰吾聞用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
惜乃勅遣還于是去者感悅願畱一戰莫不以一
上恒患下之不率下恒患上上之不信相習以為
當十遂殺張郃蓋必上之舉動信而後士卒亦信
然無可如何
上雖以赴水火可也

師入齊軍冉求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

曾右師雖奔左師尚未挫也使二陳涉泗而左師
李衛公云霍邑之戰建少却正誘敵之奇
奮擊未有不擒者蓋右師之奔以奔為誘者也若
與此意同也
郭淮之在漢中也玄德欲渡漢水來攻淮以為安

引而致之備覺而不敢渡唐薛萬均守幽燕竇建

德率眾十萬來至范陽萬均以眾寡不敵不若以

計取之乃令弱兵阻水背城為陣以誘之伏精騎

于城側待半涉而擊之建德引兵渡水果為萬均

所敗然則二陳之涉泗其為敗道也明矣

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

狃之伍曰走乎不狃魯士五人不狃曰誰不如曰然

則止乎不狃曰惡賢

觀不狃之詞甚憤。必其才超出人上。而季孫弗能。

知故寧死而不樂戰也。

徐步而死。徐行而死。言魯非無壯士。但季孫不能使。

尉繚子有伍制有束伍。蓋伍制者。平時各相保也。

束伍者五人一長。臨陣亡長。身死家殘。若林不狃。

之伍。必不狃為長也。不狃徐步而死。與其長歿于

戰陣。而同伍不救者。不當同科。但兵教之令。凡伍

臨陣。若一人有不進。死于敵者。教者如犯法者之

罪。教者且與同罪。同伍安得不與同死耶。

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

後周達奚武與齊王憲為齊所敗。武欲還。憲欲待

明更戰。武曰。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遂全

軍而返。齊人不悟而弗追。若追之必克也。

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

甲首八十。不足為侈。但當右師奔迸之餘。而左師

挫之。小有斬獲。使齊人不能成師。亦足為功矣。不

師當別有缺文不爾非事實也
能成師則齊師已亂故冉有請從者三

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
二子與孟孺子同車

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

凡師之進退在旗鼓我欲戰非我可得而戰也我

不欲戰亦非我可得而不戰也若揚言于眾驅馬

欲奔是誘我師奔北而以身為鵠矣孟孺子為右

師帥方陣而奔而其言如此何顏之厚

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殞孔子曰能執干戈

以衛社稷可無殤也

張昭弟子奮年二十造攻城大車為步隲所薦昭

不願曰汝年尚少何為委于軍旅乎奮對曰昔汪

童耳歿難子奇治阿于年不為少也遂領兵為將軍

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言能以義勇

按釋名云矛冒也刃下冒矜也下頭曰鑕鑕入地

也矛長丈八尺曰稍馬上所持言其稍稍便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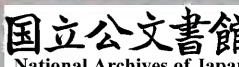
又曰激矛激集也可以激截敵陳之稍也仇矛頭

有三言可以討仇敵之矛也。夷稍夷常也。其稍長丈六尺。不言長而曰夷者。言其可夷滅敵。亦車上所持也。矜矛長九尺者也。矜霍也。所中霍然。中即破裂也。矜除也。長丈二尺而無刃。有所撞握于車上。使殊離也。公孫伯珪為鮮卑所圍。伯珪持矛。兩頭施刃。馳出刺胡。殺傷數十人。白孝德善用矛。刺賊將劉龍仙。魏書曰。議者多言關西兵強習長矛。非精選前鋒。則不能當也。公謂諸將曰。戰在

○此言深得机要。蓋賊之所長。我當制之。不當與我非在賊也。賊雖用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蓋矛長之競也。○賊少保之論。長短兵。可謂精兵也。使之不得刺者。使短兵乘間而入。則失長兵之用矣。若冉有之用矛。身先士卒。為能盡長兵之利者也。

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贏。博齊邑也。二縣皆屬泰山。中軍從王。吳中軍。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吳大夫。

楚王常在行間。然在行間與謀議。而非必為主將。



也。又有楚王與令尹俱在行間。操進退之權。而諸軍則又以將領督之者。以楚君恒習于兵。且古之兵精。每不易敗。故將輕而不至于大患。若後世則不然。後世有。人主自將。而敗者。齊後主。晉陽之戰。是也。有自將。而勝者。周世宗。高平之戰也。蓋主必重將。權將權重。而後可以克敵。使如楚之進退。遙制此大敗之道矣。即如吳以四軍出。而中軍從。王王為親將。是夫差固大將也。然不數十年而吳之君歿于戎事者二焉。豈非親將恒有失歟。

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

謂其弟書。爾歿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

相厲以致歿。亦勇戰之道。但若齊將咸以死自誓。厲如此。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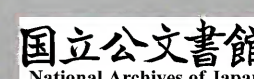
則為不祥。為妖孽耳。

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

其徒歌虞殯。送葬歌曲。

夫聲之感人甚深。用兵空伐。鼓叫呼投石超距。以

作其氣。聞絲竹哀怨之聲。使人悽愴。損銳挫氣。則



左氏兵法

量此正所以致勇若歌謳引人百思集矣何以

難勝敵也故漢之困楚以四面楚歌而劉越石吹

能戰

笳寥亮胡人久倦征戍夜聞遂潰

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

髮短約繩也八尺為尋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

後魏葛榮向京師衆號百萬爾朱榮以七千人禦

之榮喜令其衆辦長繩曰至便取之榮潛軍山谷

密勒軍士各齎棒一枚不聽斬級以棒擊之果于

葛榮驕而輕敵爾朱榮憤而出奇勝敗可豫決也

陳擒葛榮餘衆悉降一辦繩一齎棒皆變事也

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三戰夷儀五氏與余使問弦多

以琴弦多六年奔魯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

鼓而已不聞金矣傳言齊人皆知將敗

總是必死可殺司馬法曰上死不勝以持必死之

心乃徒勇之夫必至喪軍辱國也故又曰凡戰之

道教約人輕死道約人死正是死愛死怒死威死

義歿利各有不同要以死正為難耳知必死而戰者亦有利求勝之心但不知用計以勝之專恃勇力耳

知其必死孰若不戰為愈耶

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齊上軍敗國子敗胥門巢。吳上

軍亦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

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公兵從

始勝負相當也。以王卒助之而勝。意王之中軍皆

精銳也。故以此勝耳。若耿弇于張步也。步與裨將

劉歆合戰。弇升王宮環臺觀之。視歆等鋒交。乃自

引精兵橫突步陳于東城下。大破之。唐太宗征王

充也。太宗以精騎陣于北邙。登後魏宣武陵。以觀

賊陣。乃勒屈突通曰。待兵交。即放烟。我當率馬軍

南下。兵纔接。太宗以騎衝之。表裏合勢。俘斬七千

人。此即旁擊背擊之術。蓋旁擊背擊皆奇兵也。必

精兵始能出奇。是先以正兵而繼以奇兵者。

將戰。吳子呼叔孫叔孫武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

從吳司馬王賜之甲。劔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

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

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

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言天識不善殺國子

不卻至免胄趨風猶敵國之君也况州仇奉甲從君

敢不拜命耶傳紀之以見子貢應事之敏而歸元小國昭武功

以怒大國亦非善勝之道

寘書以誌其失于驕也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

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參吳也夫

越所以制吳者用全力也其內治甚詳然又非計

倪不爲功也不然以區區之越賂遺于吳多矣其

國必當內空何以久而益強能得人死力乎蓋越

王身自勤力則羣臣可知王夫婦度力自養而不資于國國之積聚止爲外

交及內爲訓練之費而已所以能報吳也

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夫其

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

冒頓之于東胡也先獻之名馬闕氏東胡復欲得

匈奴棄地冒頓曰地者國之本也遂上馬襲破東

胡滅之乃知壤地同而有欲于我此言最可深長應侯遠交近攻亦爲地近所必爭也

思也。宋臣余端禮有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
力于強弱一數最。有分。解。
 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讐其氣；敵強者先實後聲，以
 候其機。漢武親征漠南，無王庭讐其氣而服之。所
 謂先聲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修武
 備，陽行成以種蠡，陰結援于齊晉，教習之士益精
 而獻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伯者伺其機而圖
 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

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

此見事之言何可以無聽

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

子胥之言曰：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攻

而勝之，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越國我攻而勝

之，我能居其地，我能乘其舟，利不可失也。以勝齊

以驕之，越所甚願也。雖勝齊有利，尚當計較于舍

越之有害，况實無所用耶？

使于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

之屬鏹以死。艾陵役也，屬鏹，劍名。

言不宐伐齊而復遣使于齊托其子焉是授讒人

以間矣此則子胥之疎也

將死曰樹吾墓櫛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

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墓櫛可材猶以為遠也句踐冬抱冰而夏握火朝

不及夕其何能待乎

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觀吳伐我而為城下之盟及冉有請從而季孫弗

許乃知季孫最怯也魯國素弱自此日趨于弱矣

故有其言甚善而言者之人則非者如修備之言

非不善也在季孫言之則不得掩其懦劣矣

冬衛大叔疾出奔宋

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

初妻之娣寘於犁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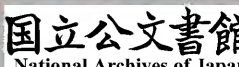
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

以獻耻是二者故出

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國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於是自衛反魯樂正。孔子不言兵，楚子西輩忌之，猶若一敵國。若使用孔子，孔子為東周，豈不能為太公伊尹之事者哉。非但為外國所忌，寔恐見疑于三家耳。故或言或不言，皆有深意也。

年十二 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于

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毋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必弃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斲，無不標也。國狗之瘼，無不噬也。而况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郟，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不往亦未為失，衛即不往，吳滿而將覆，亦不能害吳矣。但會為強，不為弱。秦趙之專，亦如此也。不往則示之弱，須子貢子產之流相之而往，雖往自無傷也。



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十端為束。語及衛故。大宰語曰。衛君之來也。緩。貨賂之功。賢于辦說之力。太宰好利。固非束錦不能成功。杜征南遺洛中貴游曰。求其不為我害而已。此豈可為後世口實耶。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于其眾。其眾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說。乃歸衛侯。

其眾或欲或否。乃衛實事。借實事為詞。自然易入。深。得。情。事。雖。知。為。衛。言。然。太。宰。已。心。解。矣。以太宰亦能言之流也。與能言者言。依于辨。不然則其說易窮。乃子貢之言。辨而實。太宰不能不聽也。但竟歸衛君。亦未為得策。當以衛君之命。執其此。策。狠。甚。然。太。宰。已。受。賂。矣。無。怨。于。衛。自。不。須。此。初議不來者。而乃歸衛君。是足以難衛矣。

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若煬帝幸江南也。識者于曲調而知其不復返矣。蓋禍福之徵。見于神志也。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岳戈錫。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岳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岳。十二月。鄭罕達救岳。丙申。圍宋師。

前雍丘之役。鄭有事于宋。宋圍鄭師。今岳之役。宋有事于鄭。鄭圍宋師。宋圍鄭。取鄭師于雍丘。鄭圍宋。取宋師于岳。兩役皆有救兵。皆爲所敗。皆獲大夫。以歸。兵事未有前後。彼此相當如此者。

此無他地。形既不便。其將又不能。

出奇故耳。

十三年春。宋向魍救其師。鄭子賡使徇曰。得桓魋者有

賞。魍也逃歸。

魍之怯也如是。何以能爲亂乎。韋孝寬得高歡賞。格題其背曰。若得高歡。一依此賞。可謂措詞簡捷。

遂取宋師于岳。獲成。謹郟延。以六邑爲虛。

成郟皆宋大夫。

吳子曰。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

蓋向巢伐鄭。取錫。乘勝圍岳。已師久。兵疲。又向魍

往自潰。衆心不固矣。

逃歸。無及于救。是以遺鄭禽也。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子。越

子伐吳為二隧。也。隧道。疇無餘謳。陽自南方。二子越大夫。先

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于姚。自泓上觀

之。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今東陽大宋縣。曰。吾父之旗也。彌庸

父為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旗。

裴子野法有揚奇。備伏四軍。皆逐便而居。大約揚

以設疑。奇以續戰。備以補缺。伏以設覆。不越乎奇

伏二法。然伏者潛用之也。揚者顯用之也。若彌庸

見旗以誘吳人。苟非有智者不能忍也。

之。見旗乃用揚法也。范蠡曰。先則用陽。後則用陰

先動則顯用之。後動則陰用之。彌庸之見旗先動

也是。范大夫之智也。

不可以見讐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亾國。請

待之。

凡事不專以成敗論。故當其勝。或本出于敗道。當

其敗。或偶出于不幸。若彌庸之見旗而奮。使其幸

勝。人必嘉其勇敢。以是為鼓勇能斷矣。使推求越

人見旗之意明以此誘致我而欲我輕于一戰也。越人之見。旌實以誘。吳既以誘。吳并一子而委之。吳耳非一子之無勇也。孫子曰兵怒而相迎。空密察之。蘇氏曰視敵有無。故之形必謹。察之弗動也。

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

越之於吳也。驕之而已。故不以范蠡文種為將。而命疇無餘謳陽。以先之。又見姑蔑之旗。以激誘之。皆以餌吳而詐之也。先敗後勝。用兵之奇。欲圖人。吳始戰而勝。則吳之備益疎。

○之○國○與○決○勝○一○戰○者○自○不○同○耳志益懈。越可以得志焉。此見弱于吳。道固應爾也。

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

孫彌庸壽于姚。地守故不獲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

若吳太子友及北地王皆有足憐者。使吳太子自

度不能勝越。死守以待吳師之旋。越豈遂能得志。

哉。然重兵在外。民力已竭。舉國危疑。毋論戰勝為

難。即堅守實不易也。于得罪矣。故太子之戰也。亦數也。

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于幕下。

吳卽不爲黃池之會。越遂終不入吳耶。但乘重兵出外襲其巢穴。傾其根本。乘虛襲人。其力省其功倍。淮南子曰。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鬪。虛則走。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非與齊戰。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人。擒之于隧。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非常實也。敗兵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不能者虛。

高帝之用蕭文終。越王之用大夫種。皆能治國也。故可以勝。可以敗。項王夫差終身于兵。而不

治國。故勝而無實。敗則不復支也。

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

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

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晉大夫曰。日旰矣。

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二臣鞅與寅建鼓整列。二臣死之。

長幼必可知也。

按國語黃池之會。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

沿海泝淮。以絕吳路。絕還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

姑熊夷。吳郊也。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江。吳江也。以襲吳。入

其郭焚其姑蘇徙其大舟。王吳晉爭長未成。吳王

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服執也

係馬舌出火竈。縛馬舌恐有聲也出陳士卒百人

以為徹行百行。以百人通為一行百行頭皆官帥

大攤鐸拱稽。下言十行一變大夫此一行空為士周

也抱鐸者亦恐有聲也稽計兵建肥胡奉文犀之

渠。肥胡幡也文犀十行一變大夫。十行千人一變

旌提鼓。析羽挾經秉枹。在腋曰挾經兵十旌一將

軍。十旌萬人也載常建鼓挾經秉枹。日月為常鼓

為之楹而樹之為萬人以為方陳。百行故曰萬人皆白常白

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交龍為旂矰矢王親

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熊虎為旗此左軍亦如

之。亦如中軍載常建皆赤常赤旗丹甲朱羽之矰

望之如火。鳥隼為旗尚赤左陽也右軍亦如之皆

玄常玄旗黑甲鳥羽之矰望之如墨。黑漆甲也尚

為帶甲三百。帶甲以勢攻。鷄鳴乃定既陳去晉軍

一里昧明。王乃乘枹，親就鳴鐘鼓。丁寧，錚于振鐸。

丁寧謂鉦也。唐尚書云：錚于錒非也。錚于與錒各異物，軍行鳴之，與鼓相應也。蘇子瞻論之矣。

三軍皆譁，鈿以振旅。譁，呼也。鈿，謹也。其聲動天地。晉師大

駭不出。周軍飭壘。周，繞也。飭，治也。乃令董褐請事。董褐，晉大夫。

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

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

斯時，吳王列七人于帳下，同盟之人已知越入吳

矣。但未卜勝敗耳。于墨而揣其國勝也。

吳嘗與魯共伐齊，故二子有交也。

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申叔儀，吳大夫。公曰：孫有山，魯大夫。

佩玉纒兮，余無所繫之。纒，然，服飾備也。已，獨無。以繫佩，言吳王不恤下。旨酒

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一盛，一器也。睨，視也。褐，寒賤之人，言但得視，不得飲。

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

則諾。軍中不得出糧，故為私隱。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

分肉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以分者，漸廣人樂

為用也。夫不恤士卒，則罰不行。有諭諭失眾之患

矣。夫越之謀吳也，怒蛙且軾之。十年不收于國民。

無長幼。雖湯火不避也。吳豈能禦哉。按武經總要云。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况深入敵境。飛輓不通。襲師及寇。益資擬備。雖云因糧于敵。亦虞清野以待。舊法人持乾糧三斗。可用數旬。若班師在道。去境猶遠。儲貯乏絕。即須揀擇羸瘦牛馬應卒。以充軍食。庶全人力。不至為賊困逼。若近代邊兵遠行。則有糜餅。皸餅。餈餅。麩餅。雜餅之類。糜餅用糜末作麪。投沸湯和為餅。厚一分。候次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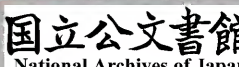
虜入中國久而無獲則多殺馬以食

作碁子。曝乾收貯。如在營砦內。以湯沃而食之。如路行及戰陣中。乾食之。味美不渴。愈于雜餅。皸飯。麩餅。並製如常法。惟曝極乾。令可持久。

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宋不。會黃池故。太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終伍員之言。

國已勝。而猶欲伐宋者。此非誠言也。吳王故為誇大之言。以示武于下。而太宰時解其意。陽順之以為必可勝。但弗能居耳。使夫差平越之後。日夕備

吳之歸國道遠若不示武敵國將乘之故伐宋之言蓋數也



越變易其所為。五年之間，猶可以救亡。乃吳日淪于亡而不悟者，越以平，愚吳也。猶金之以款，愚宋也。始而敵國外患，上下交憂之，繼而敵量其力，未能得志，則愚我以款，而我乃曰：此易與也。不過志在子女玉帛耳。無論忘其所以備，亦并忘其所以憂，所以懼矣。夫憂與懼，雖無實，猶在我未懈而在。彼得之，有惕然不安于其中也。若并忘其憂懼而有狎之之心，則習而與之，相化害寧可勝言哉。

十四年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闞止，子我也。事在六年。及卽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成子，陳常心不安，故數顧之。諸御鞅言於公。鞅，齊大夫。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視，陳逆殺人逢之。陳逆，子行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遣之。潘沐備酒肉焉。使詐病，固內潘沐，并得內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

簡公之任子我也，正以間陳氏也。豈不知陳闞之

不可並邪。但以陳氏之執政久矣。一時不能驟去也。若畏陳氏而先去子我。則又不成為君矣。君弱執政強。後世多有此事。深息之。未能出其理也。直當追咎先君之失柄耳。

後人不能收之矣。此千古之大戒也。

先人失之

初陳豹欲為子我臣。使公孫言已曰。有陳豹者。

豹陳氏族

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為子我臣。吾憚其為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

當有以處之。不當使之移我情。

凡反覆多詐者。其人必難制。不自度而云能制之。

者後每不能制也。

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

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

盡逐焉。遂告陳氏。

陳豹之為人。子我亦知之。而欲用之者。正以圖陳

氏也。其為人貪詐。子我以為可以利誘之。故告以

將逐陳氏而使代之也。然豹豈心為陳氏者哉。必

逆料陳氏未可動。故反以子我之謀告陳氏耳。

子行曰即陳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子行

隱于陳氏今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凡八

又隱于公宮人共一乘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成子入及閉門不納子我侍人

禦之子行殺侍人亦

子我子我之成敗即齊君之安危君一日未死則成子一日未弒君也恐子我得

臣并命可歎也夫以為名也公怒之是速其疾矣

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

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

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劔曰需事之賊也

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

凡賊臣欲舉大事必子行輩為鋒刃也猶司馬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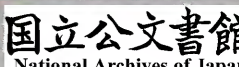
之有賈克蕭齊之有王敬則也此輩成就之從古一轍耳

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屬會也闈宮中小皆不勝

乃出陳氏追之失道于弇中適豐丘弇中狹路豐

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齊關

陳氏宅根深矣非特陳宗為之用也其民知有陳



李訓欲誅宦官與帝有成言矣及其舉事宦者

而不知有君亦已久矣夫闕子所倚者君也身已

狼狽與帝而入訓持之不待故敗假使訓得奉

在宮門之外則內外之事皆陳氏專之所以攻則

帝幸營中事成敗未可知子我身在宮外何所持乎

必敗亡則必獲也蓋既失勢又失名人不與我也

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于

道及邠衆知而東之知其矯命奪出雍門齊城門也陳豹

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言陳逆爲

我請免罪陳豹以車送我事子我而有私于其讐何

以見魯衛之士

陳氏之施不使子我有死難之臣也
雖有仇者我亦施之此則陳氏之善施也

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

之言不及此

高貴鄉公之子司馬昭也率兵討昭然終爲昭所

早從鞅之言者將欲乘間殺成子耶然陳氏族大黨多雖殺之如魏殺尔米榮也

害也子我有寵成子以翦之豈能行鞅之言哉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

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鞏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宗廟

所乃益鞏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

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魑也。皇野。司馬子仲。今將禍余。請即

救。司馬子仲曰。不得左師。不可。左師。向魑。請以君命

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

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主迹禽獸者。曰。逢澤

有介麋焉。公曰。雖魑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

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

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

聞鐘而入。乘車逆巢。以田為詞。亦不皇遽。故能從

容而免于難。若當危迫而舉動舛錯者。恒必及也。

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魑之不共。宋

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瑞符節。以命其

徒攻桓氏。向魑遂入于曹。以叛。

此王茂弘所謂不意亂臣賊子。近出臣族也。然敦

舉兵內向敦。始寢疾。便率子弟發喪。導之遵養。時

晦誠有功于晉也。向巢為左師。若與魑合。便不可

制。司馬子仲欲先得左師。乃扼要之。算觀左師見

計矣。

年再舉。審知其無成。不得。不。正。辭。決。絕。作。門。戶。

制。司馬子仲欲先得左師。乃扼要之。算觀左師見

魏主將殺尔朱榮榮將至魏主色變乃飲酒自解詞色之間易于漏洩。

既得左師則魑無能為矣。

處仲初起兵茂弘不以為非也及其末

年再舉審知其無成不得不正辭決絕作門戶

左師無功而懼或連魍而入則如何當是時宐執

見○形○察○情○自○不○能○匿○既○已○知○之○又○善○包○舍○左○師○審○公拜不能起及繼而求質必平日已知向魍之情

特不得不為宋公驅馳耳左師雖桓黨然亦中人

見公待之以誠便不敢決然去而為逆

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克魍不

能亦入于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人曹劫曹

公之劫左師是去向魍一援矣魍不能獨存是以

叛去此為得中策今又使左師伐向魍則失策矣

左師無功而懼或連魍而入則如何當是時宐執

左師以為質而使別將攻魍其可也

魍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

之民遂叛之向魍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

人與子有言矣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

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

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牛桓魋弟也向魍出

于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衛大夫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

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

而適吳。

同惡相恤。同情相成也。桓魋之逆而成子侯為次。

卿不弑簡公不止矣。

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齋而請伐。

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

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

克也。

宋儒疑此二語為傅會孔氏者。謂孔子勝齊餘事。

也。豈計眾寡哉。此則迂濶之論也。夫魯之討齊也。

必以兵。魯為齊弱久矣。必以齊眾難敵也。不則曰。

陳氏得民心難敵也。不知陳氏雖得民。然與之者。

恒半。不與之者恒半也。以魯之全制齊之半。豈不

足勝齊乎。雖孔子之勝齊。不必以眾。而欲塞魯國

之口。破魯君之迷。非明魯之眾不可也。安所見而

謂孔子必不為此言邪。

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焉。吾以從大夫之

後也故不敢不言

哀公之不言不知者以為辱知之者以為智

哀公蓋不得已以孔子懼季孫使季孫知大義不

可泯滅天下之人猶有請之者則季孫不敢加害

焉爾何必作春秋乃使亂臣賊子懼耶

初孟孺子洩將圉馬于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

為成之病不圉馬焉

按周制畿方千里提封百萬出戎馬四萬匹然周

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豈田與駑俱號之戎馬而

惟掌質馬者平量其材質高下歟不然則出戎馬

四萬匹民力已竭豈容復出田馬駑馬歟蓋馬不

牧于官即牧于民但牧于民必為民害不若牧于

之而馬亦日耗蓋牧馬之事不當寄之民間此

官者官得其人可收騏驥之用也觀孟氏以成之

言確而可徵也

病不圉馬而其宰仍得罪不受圉馬則知周之官

民通牧當年已重苦之矣

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

成宰固能者惜孟孫不善馭

圉馬則逆命欲襲成則從人不得入以此為宰何

事不辦。

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

喪，弗納，袒免哭于衢，聽其弗許，懼不歸。不敢歸成也。

凡叛逆之臣，不當激之為亂。故陸贄、李德裕奉勅

處分藩鎮事體，多曲中事情，使之寬然有餘，不迫

之走險也。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輪。

成在魯北門，為魯之蔽。若叛入于齊，則齊挾成以

制魯。魯之形勢已為齊所據矣。夫成所以不墮者

孟氏倚以為固也。今即為患于孟氏，始知人臣不

忠於公家，其深謀曲計，徒足自害而已。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

及良而卒。良，吳地。將以尸入。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上

介芋尹蓋對。上介，正使也。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荐伐吳國。

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今

天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

草莽也。吳人內之。

禮記曾子問一篇皆制禮也。

此等事不經見。當以意創禮者也。必欲內之亦屬

此無闕事實然。

不近情。若夫掛劍于墓樹。復命于行頭。此則丈夫

有俠士之風。亦可謂不辱國矣。

意氣之感。人有不能忘者矣。

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為

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

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何必惡焉。仲由事孔子故為魯

言。

子玉曰。然。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

弟即成子也。

陳氏之欲有齊。夫人而知之矣。既欲擅國。不當挑

季路以信聞于諸侯。言而齊魯已平。所

釁于鄰。此亦陳氏之情也。子路為魯言魯而已。固

得大矣。非迂儒之所知也。

不計及齊之順逆也。

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

有背人之心。况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

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

焉用之。成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成即成宰宿魯公孫故曰周公孫。

凡亂臣雖利不可得。而恒便于為不義者。以得利

去國復歸者多矣何必成宰

之日多。失利之日少也。然成之附齊乃孟氏致之。
乎其去也既非本心與陽貨行事定有別耳
非其本心也。當為好語以為他日反正之地。

陳成子館客曰：寡君願事君，如事衛君。子服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晉人伐衛，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襍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謹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贏。
襍媚杏贏皆齊邑

子貢并公孫宿招之，而宿終以兵甲入于贏。子貢

即善詞說，不能為之招也。孺子怒其違命，鞭其僕

不已，必欲以兵襲之。是孟氏之加于宿者無已也。
入本不欲叛而激之使叛從古如此者多矣若

僕固懷恩，李懷光之類是也。其君苟能自責以招之，
猶可全也
故入于贏以逃死，驅有用之才而迫之使叛，君子

重為魯惜矣。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慳。
孔文子也蒯
孔氏之

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于內。大子在戚，孔姬

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吾入獲國，服冕乘軒，三

死無與。三、死罪與之盟。為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

入舍于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為婦人服寺人羅

御如孔氏。孔氏之老藥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

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與豶

從之。介。被甲。與豶豚。欲以盟。迫孔悝於廁。彊盟之。孔氏專政。故劫孔悝。遂

劫以登臺。藥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

駕乘車。召獲。不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

召獲處事最適宜。斯時豈不能戰哉。不可以戰也。

世固有庸人。而所為乃偶合于道。過于賢人君子。

所為者。若召獲之于季路。是矣。

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

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及已。季子曰。食焉。不辟

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

也。言輒已出。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

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

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已必繼孔悝。且曰。大子無勇。若

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厲敵子路。

二子。蒯瞶黨敵當也。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

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

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

離病于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

公。不果。比褚師聲子為明年瞞成奔。

夫子不為衛輒。子路豈不知之。且孔伯姬始謀。孔

悝亦已就盟。非孔氏之難也。夫以父逐子。而燔臺

此言其甚分明。

以攻之。豈真欲稱兵誅蒯瞶乎。亦無食其子之祿

而殺其父之理也。故太子立孔悝。不及于難。安之

可也。太子立孔悝。及于難。逃之可也。夫子羔之來

也。聖人不以為病。則子羔之不死。固未嘗得罪于

聖門矣。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終

左氏兵法測要卷二十

陳睂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闇公評閱

哀公

十六年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

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

西門平陽門使貳車反柙於西圃柙藏王石函子伯季子初

為孔氏臣新登于公升為大夫請追之遇載柙者殺而乘

其車子伯殺載許公為反孔悝怪載反來使公為逆之久不遇之。

遇伯子曰與不仁人爭兼敘此一事以明衛侯之薄德明無不勝。

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而使其射先發，此亦信心

之論也。

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或以其車

從得柙於橐中，孔悝出奔宋。

衛侯因良夫及伯姬入，既入而逐伯姬，已又殺良

夫，此其殘忍愈于晉惠公遠矣，宜其及也。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于

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

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于子木，請行而期焉。請行襲鄭之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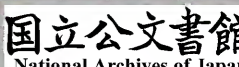
子木即建也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

晉諜焉，遂殺子木。

假使子木不死，伍氏之怨其可以解乎此以前事，將敘白公勝，故追言之。

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

亂，無乃害乎？葉公子高沈諸梁也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



為不利。舍諸邊境，使衛藩焉。使為藩屏。葉公曰：吾聞勝也

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子必

悔之，弗從。

世間自有凶人，恒不可近，亦終不為人用者。以其

才可憐，而其性詭譎，其志迂妄，恒必為亂也。白公

父子無罪于楚，而出亡，此于義固當。召之者，然其

怨未洩，若欲報怨焉，無極之黨已盡，非于執政是

取而誰取之乎？此亦當慮也。

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未

得節制。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

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

註謂比子西于鄭人，言復讐不遠在鄭，而近在子

西，予謂勝雖有怒子西之心，然其所謂鄭人在此

讐不遠者，乃以鄭就盟近在肘腋之間，謂可以得

志耳。厲劍之對，特見子平意氣相激，遂不擇音也。

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即公手結

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
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

白公勝以勇氣聞然未至愚率若此蓋好事者之

白公大意欲激發子西必于報鄭耳

言也賈生云白公之為亂也七首以衝讐人之胸

為發憤快志耳非為取國伐主也豈知白公者哉

楚國第次第也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

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之若得自

子西于白公無怨何為必欲殺之此非事實也蓋

白公自以其父不得立欲為闔廬之事故殺執政

劫王耳子西之言楚國用人以第楚國置白公于追與吳人對又與伍胥有舊思使不侵犯此亦

非也白公自是廢族置之邊境已為足矣肯授之

有深慮若內任固無藉白公且有積嫌難以委寄矣

政乎若果有執政之望則亦隱忍以待執政而後

圖之矣必不先事而發也

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

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勇士也若

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

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
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

石乞宜僚皆勇于義者白公好死士故死士咸為

之用宜僚非力士也即其不為利誘不為威惕不

洩人言以求媚雖千萬人足當之奚止五百人哉

吳人伐慎白公敗之汝陰慎請以戰備獻與吳戰所得鎧杖兵

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

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管者吾以力事君不可

以弗終扶豫章以殺人而後死

以戰備獻必是卑詞厚貌故二子不復慮耳東晉

初石勒偽推奉王浚浚不疑勒勒輕騎襲幽州或

請引軍拒勒浚曰石公來正欲奉載我也浚設饗

勒令甲士執浚數其罪誅之夫石勒亦一佳虜其

智豈王浚所能料哉但子西亦有智者子西不能

料白公亦緣將死而神昧也

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

白公實欲舉大事。此非誠言也。蓋以外援未盡。恐事不成。劫王以為質。不欲速害之耳。若楚之立義帝也。與楚何損。而必欲弑之。以歸直于楚耶。弑王不祥。楚之所以失。漢之所以得乎。

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

呂氏春秋曰。白公得荆。不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乞

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則焚之。白公又不能。九日。葉

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衆。攻十有九日。而白公死。

白公之嗇。可謂至愚矣。

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

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

齊管修也。而後入。

觀方城之外。皆曰可入。則知其民可用。蓋亂人恒

不能久。須少避其鋒。而徐圖之。不然。非特于事無

濟。亦以其甚其禍也。或謂國之安危。僅在晷刻。而以

是區區決進退者。殆未足以與于進退者乎。

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子閭平王子啓五辭王者子閭不可遂劫以

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

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

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楚別府

白公既得惠王則當以王令于國中而身為令尹

以輔之俟國人少安而後改圖可乎今乃欲疆立

子閭而廢惠王假使子閭許之國人不附一匹夫

耳何以能為

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王穴高府之宮而負惠王以如昭夫

人之宮昭夫人越女尹門者當用精細一輩人石乞勇士不足當斯也

石乞尹門而公陽穴宮負王則已失王而乞不得

知矣勝挾王為重自不可敵若失王而使葉公得

輔之則已失勢矣

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

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

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

左氏兵法海要
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

敘此二段白公之失民心甚矣安得不敗
葉公平日得民。民自不敢加害。當旌之以徇于國。

使人心鎮定。

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柏舉之敗。二子功多。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

劉寅曰。兵有制勝于朝廷者。如晏子破范昭之謀。而晉不敢加兵于齊是也。有制勝于原野者。如韓信破趙取齊。皆以野戰而勝是也。有制勝于市井者。如葉公入楚。遇箴尹固與國人攻白公而敗是也。就大事蓋箴尹固始未嘗不持兩端見白公已失惠王。國亂君亡一心者多固當包含激勸以葉公自足倚仗。故反于正耳。

其徒微之。匿其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

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

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

其語爽朗有氣。白公能宥。僚葉公不能宥。石乞乞。

固以得死爲快哉。

王孫燕奔。頌黃氏。燕勝弟。頌黃。吳地。沈諸梁兼二事。沈諸梁。卽葉公。

而老于葉。子高。二事。令尹。司馬。國寧。乃使寧爲令尹。子西之。子子國。使寬爲司馬。

子西一念猶豫。而身死國亂。幾亡社稷。遂使葉公

爲先幾之哲。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誠可畏矣。

十七年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

按國語云。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

種乃倡謀曰。吳民旣罷。而大荒薦饑。市無赤米。其

民必移就蒲蘘。於東海之濱。蒲。深蒲也。蘘。蚌蛤之屬。王若今

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悛夫吳之邊鄙。遠者罷

而未至。吳王將耻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不待遠兵而

以中國之師與我戰。中國。國都也。若事幸而從我。我遂

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言吳邊鄙雖來。將不能會。

戰。吾用禦兒臨之。禦兒，今嘉興。言吳邊兵若至，吾以禦兒之民臨敵之。吳王

若愠而又戰，幸遂可出。使出，奔。若不戰而結成，王安

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乃

召五大夫曰：戰奚可？大夫舌庸進對曰：審賞則可

以戰乎？王曰：聖也。通也。大夫若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

戰乎？王曰：猛也。嚴也。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

王曰：辨。旌旗物色徽幟之屬，辨別也。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

以戰乎？王曰：巧。備，守禦之備，巧，審密，不可攻入也。大夫臯如進對

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不審則衆惑也。王乃命有

司大令于國曰：苟任戎者，皆造于國門之外。王乃

令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謂有善計策及職事所當陳白者。告

孤不審，將為戮，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

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

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

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

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筭，側席而坐。

不埽。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檐謂之櫛。櫛門戶掩陽也。王命大

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

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

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

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王乃之壇

列。講列士衆，誓告之處。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罪者以徇。曰：

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

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

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

大徇于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

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為我死，子

之父母將轉于溝壑，子為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

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

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

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

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于軍。曰：有眩瞽

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于軍。曰：有眩瞽

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于軍。曰：有眩瞽

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瞽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餽上下皆餽也大○意○在○此○志行不果于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于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江淞江去吳五十里越王軍于江南越

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

人為中軍私卒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明日將

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後須

也命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

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

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

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

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

之。又大敗之于沒。沒地名也。又郊敗之。郊郭外也。三戰三北。

笠澤也。沒也。郊也。乃至於吳。越師遂入吳國。

夾水而陳。

越初伐吳。敗于五湖。此越望而驚心者也。况王客

勞逸不同。不為奇以勝之。則事又將未可知矣。

越子為左右句卒。句卒，鈞伍相著。別為左右屯。

此為形以詐吳也。孫子所謂形之敵必從之也。假

使日中不以此詐吳。即乘夜鼓譟。亦未必信。惟見

越為左右句卒。則信而分兵以禦我矣。故當越為

左右句卒。即不能預料其必以中軍潛涉而亦當

料其有謀。若後齊魏夾淮而軍。長史傳永曰。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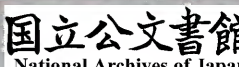
好夜斫營。必于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為

二部。又以瓢貯火。密遣人于深處置之。是夜齊將

果引兵斫水營。齊將走趣淮水。火既競起。不知

從溺死無筭。此非用奇計者勝耶。

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



越人分爲左右車。吳亦當分。但不可驚怖。後。

形爲詭形。聲爲詭聲也。用兵不識虛實。則所備者

多。所與戰者自寡。故左右鼓譟虛也。中軍潛涉。實

也。淮南子云。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餘。

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億萬不足。

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

之。

吳分禦左右。則中軍虛。潛涉以衝其虛。而三軍俱

鼓。吳益不測。衆寡我專。爲一敵分爲三。使彼惑亂

而無所措。不待戰而自敗也。國語爲中軍潛涉。不

鼓不譟。而左氏乃爲當吳中軍而鼓之。蓋以奇擊

正以實擊虛。孫子所謂衝虛則進而不可禦。是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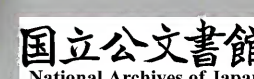
之亦已破之矣。卽不鼓不譟亦已破之矣。故淮南

子兵訓曰。因其勞倦恐懼窘步。乘之以選卒擊之。

以宵夜。此善因時應變者也。涉水多弓。隘則用弩。

晝則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爲施設者也。

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



太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衛侯辭以難。太子又使栾之。

莊公出亡，爲趙氏，屬及其反國，又欲圖

趙孟。豈畏晉君者。意趙孟別有爲。欲構釁于衛。知

之。此中有機事。當思其理。

其不能遠出衛境。故要之。而太子遂使人行譖耳。

夏。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

古者兩國交兵。使在其間。卽執得其使。自當雍容

成禮。豈必斬使焚書。戮其行人哉。若所謂腹心之

是也。然亦僅一見也。

人。其所取計者。而我戮之。此又當別論也。然腹心

之人在中。權主謀議。豈使之在外耶。

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

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

齊戰。乃還。

驟而伐衛。驟而旋師者。何也。當有內事。不在封

晉與齊戰。則衛圍自解。而簡子不與齊戰者。乃樂

疆之間耶。

書不遷戮之意也。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旣寧。將取陳麥。

取麥者。因粮于陳。而但以取麥爲名。則陳人不深

本兵兵法

禍患未至而以為未必然見敵之形而不察其情也凡

忠之大凡國之愚人甚多以為楚志甚小極楚之志不過盡取陳麥而止且幾俸其未必然者又比比也即盡人而告之夫豈能信哉

楚子問帥于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楚大夫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晉向伐陳有功則誠可用所謂曉上流利害無如卿子也兵恣曰過則從四子實將齊而命鄆曰然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右領左史皆楚賤官子穀曰

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群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開封畛北至汝水唯其任也何賤之有

春秋時恒論率之貴賤要以不極其位而以功漸進之則賤者之自奮固百倍于貴極寵溢者矣所謂榮人于辱者必盡節以雪恥也

子高曰天命不謫令尹有憾于陳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弔吳以此為恨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舍右領與左史臣

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

若無其令德則天下賤者多矣寧可勝用耶此語

固令人長價若吳越王鏐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童

樹藝有智而志之後果得其用故古之用人或取

之吏胥或取之卒伍或取之盜賊豈得病其賤耶

王卜之武城尹吉武城尹子西使帥師取陳麥陳人

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

曹公欲取徐州荀彧以為當分討陳宮使虜不得

西顧乘間收熟麥以資一舉則呂布不足破宣帝

與孔明相持爭上芟之麥因卷甲兼道赴之是因

糧之功大矣特楚之于陳投食于麥非深根之寇

若師老食盡我能善守則楚當自退何以圍陳而

遽滅之也宋武帝討慕容超超將欲芟除粟苗使

敵無所資超以青苗布野不能卒芟猶豫不決遂

至敗滅觀左氏于一事兩記取陳麥誠重之矣然

陳之立國久楚加兵而遂至破滅是陳一無足恃

羣雄擾擾皆無資糧收麥之利便關存亡耳

拔人于賤時其用恒過貴時節一人之身可見

堅壁清野棄利可消敵若退去無為資儲故庸人不能行

之國也。豈能行清野之策哉。

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枚卜不斥言所卜以令龜子良惠王弟有深識之言

沈尹未曰吉。過于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

將為王也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子國寧也

將相大噐，古人皆決之卜，亦剛其有神靈也。

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

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

襄公之孫般師而還。

趙鞅得復晉國，蒯賸實助之，而簡子乃數起師伐

衛，其入城而中止者，亦畏見莊公耳。外以樹德于

衛，而內以邀功于晉也。

十一月，衛侯自鄆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

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

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

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

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已

左氏兵去刑要卷之二十一 劍開齋

氏

公崩贖之亡也。莊公非令德之主固當失之而失之于微事故曰怨以使匠久而衛輒亦以使三匠久遂

及于禍前車既覆後者復不能戒豈天奪其鑑歟

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鬢

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已氏曰殺女璧

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

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

舍諸潞起靈公子後為石圃所逐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

衛侯之死死于翦戎也衛馭戎失所以馭之之道

故足以為禍

十八年巴人伐楚圍鄆鄆楚邑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

瞻曰如志子國未為令尹時卜為右司馬得吉兆如其志觀瞻楚開卜大夫故命之

及巴師至將卜師王曰寧如志何卜焉寧子國也

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寢尹以皆

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遠固敗巴師于

鄆故封子國於析

觀蓬固帥師而已知其克矣何以知之于其使能而卜之也

君子曰惠王知志知用其意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

于元龜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其是之謂乎志

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疑故不卜

楚于巴至小也乃量能而使不忘前勞其于卜也

先斷意後用龜此善于卜者也不然決疑者徒以

益疑何以禁一衆志乎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

傳紀越侵楚而即繼以誤吳者所以破後世之惑

也故曰左氏為兵法之祖也蓋吳之上下已不知

有越而越之精神志氣全聚于吳其所以侵楚者

將欲用其師故小試之于楚如鳥之習飛必幾振

羽而後乘長風也吳之人驕者半惰者半驕者以

越劫于積威必畏懼吳之不暇而惰者見其用兵

于楚又私幸一日之安不知越之日伺隙而發也

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冥越地

越志不在楚以楚不密揣越情故追越師要以揚

兵于楚追之不能及則越兵為可用矣自非精兵

恒不能健疾度非數年不能成練銳之功也夫金

至利也猶必數鍊而後精况兵固利鈍參半者哉

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

從越之夷三種故云三夷時越雖未滅吳而越之

新政已足令諸夷厭心故夷人從越者眾楚伐之

齊而就盟乃是不得已耳

二十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

于艾艾吳邑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

慶忌所處固為不幸矣既不能與宗國同盡而又

不忍于坐視也是勢之無可如何者也

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

楚與吳世讐也驟諫不聽而適于楚則無怨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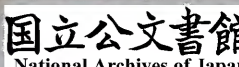
心而有其跡吳君心忌之矣此何得復歸歸何得

復行非常之事哉。讒人即橫加以勾楚之名而誅之。自不得辭也。且以亡公子歸而欲行誅戮以平兩國。豈不難哉。是速其死也。國未忘而圖之。為力甚難。而無牽制之憂。即或不成功。猶可延嗣也。當侯越入吳後。乞師他國。以為興復之地。其可乎。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

秦穆所謂同盟滅。既不能救。敢不懼乎。是時趙孟此趙孟者。襄王也。襄王主之。恐斷有謀。甚于簡王也。亦有霸天下之心。憚越之疆也。非憂吳也。

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

若越之君臣。生聚教訓。必當時列國俱聞而畏之。特吳不自為計耳。不然。趙孟有憂天下之心。豈不



能出一旅之師遙為聲援而僅為此無益之策哉

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

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

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

吳滅惟楚能救之而楚必不救也楚有舊怨于吳故

晉不能救也以晉與吳地既遼遠而晉強于內不

能強于外也諸卿徒欲分晉室耳遑暇問吳哉越

所以安然得霸天下者乎

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

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

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以自喻

史黯何以得為君子晉史黯云不及四十年對曰

黯不見惡邊無謗言王曰宜哉吳當亡王感問此也

項王不肯復渡江東者正畏其生憂求死不得不

如速死也句踐生憂久矣貴賤苦樂更迭為之豈

有往而不復者耶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

時越方有事于吳。尚未滅吳也。何暇聘問四出哉。

此則文種之能也。范大夫與越王同在行間。而文

種守國于列國。行人往來不失禮焉。亦所以止列

國之兵也。不然用師淹久。圍吳三年而未即下。主

客相持日久。變生此亦危道也。安知不有效倚庭

之泣。歌無衣之章者乎。又安知不有乘兩國之敝

而收漁人之功者乎。以是知越謀慮之密。而文種

之才當不在少伯下也。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越自二十年圍吳。至是滅之。

孫子曰。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

起。雖智者不能善其後。張預曰。兵已疲矣。力已困

矣。財已匱矣。隣國因其疲弊起兵以襲之。則縱有

智能之人。亦不能防患也。夫子胥死而孫武去所

謂智謀不能善後者。殆孫子自謂也。

請使吳王居甬東。甬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辭曰。孤老矣。焉

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按國語。越王句踐卽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

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法地也。夫

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爲人客。人

事不起。弗爲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王若行之。將

妨于國家。王弗聽。興師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于

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

定傾者與人。王曰。與人柰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

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

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吳人許諾。王令大夫種

守於國。與范蠡入官於吳。宦爲臣。隸也。三年而吳人遣

之歸。反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柰何。范蠡對

曰。節事者與地。惟地能包萬物。以爲一。其事不失。

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民衆殷。無

曠其衆。以爲亂梯。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

有天下之成利。撫民保教。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

范子知夫差之爲人。故能行此策。若遇魏武諸人。將奈何。

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三時之務，勸事樂業也。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稔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陰陽謂剛柔晦明三光，贏縮用兵利鈍之常數也。柔而不屈，疆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為常。德有所懷，柔及爵賞也。虛有所斬伐及黜奪也。死生因天地之刑。殺生必因天地四時之治，推亡固存，亦是也。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于外，福生於內。用

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為之。治國也。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那於也。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諾。又一年。魯哀十年。王召范蠡而問謀。吳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謀。吳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

曰道固然乎亡其欺不穀耶吾與子言人事子應
 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
 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
 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
 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
 殆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
 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
 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

子貢有云有謀入之心而使入知之始也故為此謀使人意

其無報復之志也

廼王姑待之至於玄月爾雅曰九月為玄謂魯哀

月越伐王召范蠡而問焉曰今歲晚矣子將奈何

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

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不及王曰諾遂

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

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羸縮以為常四時以

為紀以為常隨其羸縮紀猶法也四時有轉運用

是也無過天極寃數而止無過天道之所至天道

皇皇日月以為常常象也剛者以為法孫子十篇言人事也微者則是行

法其剛以進取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

盈而匡也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

後則用陰先則用陽後動先動也用陰者謂沈

則用柔遠則用剛敵近則抗威厲辭以充禦後無

陰蔽先無陽察後動者泰舒靜為陰蔽也用人無

藝往從其所無藝無常所也行軍用人之道因剛

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言敵以剛彊束禦已

克故曰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

地之灾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

盈吾陰節而奪之彼陽勢已盡而吾陰節盛滿則能奪之也宜為人客

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先動為客於

節不盡柔而不可迫時宜為主人安徐重固陰凡

陳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陳有牝牡使相

在陽為牝蚤晏無失必順天道晏晚也周旋無究今其來

在陽為牝蚤晏無失必順天道晏晚也周旋無究今其來

也。剛疆而力疾。言吳陽勢未盡，未可擊也。王姑待之。王曰：諾。弗

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魯哀二十一年冬十一月，越圍吳。二十二年冬十

一月丁卯，滅吳。

二十三年夏六月，晉荀瑤伐齊。荀瑤，荀躒之子。孫知伯襄子。高無平帥師

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

余畏而返也。及壘而還。

孫臏曰：騎兵有十利。言其能聚散為離合之兵也。

蘇子曰：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使為我用。蓋馬有善

馳驟者，有壯健遲鈍者，有馴良者，各有其用。即泛

駕難馭者，亦可備衝突之用。若馬駭而驅之，此敗

道也。淝水之戰，苻融率騎畧陳，欲以帥退，適以馬

倒為晉所害。秦兵遂潰。是寧可嘗試哉。兵志云：將

戰務披帶衣器，演其筋力，習熟使之諳，會進止之

節，猝遇緩急，不悞驅使。又按韉人養馬，春夏恣其

水草，至秋則取而繫于帳房，啖以些少水草。經月

膘落，騎之數百里，自然無汗。故可以耐遠而出戰。

凡行路辛苦不令其啖水草蓋辛苦中啖水草則

反生病此養馬之良法也夫虜所以強者恃彼之

騎也不求所以制之之道何耶欲制其馬必須輕

車輕車誠能倣古制鑄鉄為利器如耕犁樣冒于

車前以當虜之馬胸則虜馬必有所憚而不敢馳

突矣不然則遍設地網以拒之亦可也

將戰長武子請卜武子晉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

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

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治齊取英丘以辭伐罪

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犁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

庚顏庚齊大夫顏涿聚

古之卜恒驗者以卜世其官而古之卜異于今之

卜也今之術家恒失其傳故術數之學軍中當備

之而不足恃也

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晉滅文仲以

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

福于周公。願乞靈于臧氏。以臧氏世勝齊故。臧石帥師會之。

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晉軍吏繕治戰備。

臧氏世有功于伐齊。而晉使來乞師者。亦以此厭

軍士之志慮。所以愚之也。故為將者。使其下樂而

不憂信而不疑。斯所以成功。而古之

萊章曰。君卑政暴。萊章齊大夫。往歲克敵。禽顏。今又勝都。

取廩丘。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覺言也。覺過也。是過謬不信之言也。

後將班矣。晉師乃還。饋臧石牛。大史謝之。曰。以寡君

之在行。牢禮不度。禮不如。敢展謝之。

凡大國所以為威者。以其不可測也。故列國畏之。

及其衰也。人皆得而量之者。譬如形骸具而精氣

已銷亡。晉之靈爽已盡。自不能及齊也。

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適郢。越王太子。得相親說也。將妻公。而

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

嚳而納賂焉。乃止。

諸家以為越滅吳。誅太宰。此當以左氏為正。傳去

春秋近而諸家皆漢人之書也。但太宰之沒，不知

其在何時。越王已霸，范子去大夫種，殺將其德衰。

耶抑以語在左右，故范文二大夫不復能全耶。

二十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也。輒衛侯為靈臺于藉

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鞭而登席。即褚師比

解公怒，褚師出，公戰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

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人也。奪南氏邑。子

之孫彌牟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

于池。公文要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

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

之從孫甥也。期夏戊之子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

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俳優也而甚近

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

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

于公宮，而自太子疾之宮。疾，蒯瞶太子也。時謀以攻

公，鄆子士請禦之。鄆子士，衛大夫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

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

豈必不反。眾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

三此時禦之必不勝。若以勇力之士佐鬪。乃速其疾。

也。休而易間。其所言未必非。

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郟。彌曰：齊晉爭我，不

可將。適泠。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宋邑，近城鉏，以鉤越

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

乃載寶以歸。欺衛君，言君以寶自隨，將致衛盜，請速行，已為先發。

鉤越之謀，彌牟獻之。彌盜寶先歸，則先以謀歸告。

懿子所以衛人咸知其必請師于越也。

公為支離之卒。支離，陳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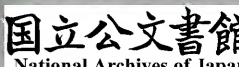
支離之名，不知于義何所取。即兵家八陣，亦訖無

定說。據云：八陣者九軍，方陣也。方則以八包一，六

花陣七軍，圓陣也。圓則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陣

之大體也。然八陣皆生于方圓，五陳皆始于方。方

圓則握機在中，曲直鉞則握奇在後，而方圓曲直



銳隨地形而設。若武侯布石為陣，桓大司馬見之。

以為此常山蛇勢者，此因體而嘆其變化也。非徒

貴其體也。惟體具而後有用。往來屈伸，必依于用。

動靜開闔，必本乎體。故不知奇正之體者，終難得。

奇正之變，是以衛公分兵，談為三等。而曰繇下以

及中繇中，以及上，漸而深之，先體後用之謂也。

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

見子之。子之、公孫彌。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

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

于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

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

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彌

彌牟教之，適越而載寶以歸。則越之納輒者，必不

力以春秋之末，皆以賂也。使衛輒以重寶歸越，越

必為之。盡力故載寶以歸，可決其弗克納矣。

越方之，諸侯不之利。人之地而利人之貨，賂何也。

二十五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后庸，宋樂莜納

師。齊

衛侯

舒武叔之子文子也。臯如后庸。越大夫樂萋宋司城子潞。衛侯輒也。

文子欲納之。

即彌牟。

懿子曰：君復而虐，少待之，必毒于民，乃睦於子。

矣。師侵外州，大獲。

越納輒之師。

出禦之，大敗。

衛師敗。

掘褚師。

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

定子褚師比之父也。平莊，陵名。

里凡行兵，弗掘人焚墓，懼益敵之怒也。况欲復國而

乃仇死人乎？則舉國之人孰不懼及焉。

文子使王孫齊私於臯如，曰：子將大滅衛乎？

納君而已乎？臯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

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

屬，會死事者之子。使

朝三日以禮之。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

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

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

凡旌死事之人，所以勸用命也。軍誌謂將戰則重

陳賞罰，賞罰重而後戰者之氣百倍踴躍矣。

乃救鄭及雷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

兵之擊也，如雷如霆然，故秘之，則杳杳冥冥，使敵

不得知也。此客之能而主之不能。故師已壓境而

不得知。則游奕候探不設也。古法用空胡祿。令人

枕之而臥。有人馬行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響見

于胡祿中。名曰地聽。

及濮。雨不涉。濮水自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入濟。

孫子曰。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

無及也。子思國參。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立於阪上。馬不出

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

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

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申重也。開重門而嚴設守備。欲以恐公。使

不敢入。師還。立悼公。蒯賸庶弟也。南氏相之。

孫彌牟以城鉏與越人。

以人之君伐人之國。其利大而難受。敵之賄而止。

不納君其利小而易。是時列國皆貪小而畏難。故

多不克入者。

公曰期則爲此司徒令苟有怨于夫人者報之夫人

也。怒期而不得加戮，故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期姊

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

爲大子者，遂卒于越。終言之也。終効

公既遜于越矣，期固公之戚也。其來聘也，當厚期

以求入焉。期未必無悔也。乃虐其姊，奪其貨，內失

國人之心，而外爲越人所輕。其何以克濟。

二十七年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荀瑤帥鄭駟弘請

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

爲將之道，暑不張蓋，身先服勞，所謂乞人之死，不

索尊也。軍誌曰：弗以身貴而賤人。若成子衣製杖

戈立阪，鞭馬皆身爲倡率。雖知伯之復聞之而增

懼焉，乃知將固當威重而驕貴自矜者，則又非也。

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

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十七年，楚獨滅陳，非鄭之

怒，謂其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

利本之顛。瑤何有焉。言陳滅于無傷。成子怒曰：多陵入者

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

知伯之言，狠成子不能答也。故為咀語以洩忿耳。

然亦可以知知伯之為人。

中行文子告成子。文子荀寅，此曰有自晉師告寅者。

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

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

子之命告寡君。成子疑其有為晉之心也。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

亡。自恨已無知。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

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

凡兵事有始衷終三者，苟三者皆舉之，為能料事。

也。知終而不知始，則莫識其端；知始而不知終，則

又苦于能發而不能收也。若知終知始而不能知

衷，則精粗內外之間，僅得半耳。豈能測其微密，故

謀莫難于周知，事莫難于悉舉也。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孫，魯人立悼公。

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懷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南里在城外

按知伯請地于韓又請地于魏韓魏之謀臣段規

引此事以見知伯懷而好勝早下之為得筭也

趙衰以智伯好利而驕復皆致萬家之縣下以驕

之乃請臯狼之地于趙趙弗與圍晉陽三年決晉

陽之水以灌之城沉竈產鼃者是也

知伯入南里門于桔秩之門鄭人俘鄴魁壘晉士賂之

以知政欲使反閉其口而死將門攻鄭知伯謂趙孟

入之對曰主在此主謂知伯也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

子簡子廢嫡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

趙襄子由是甚知伯甚毒也遂喪之

智氏有德于趙氏故狎之不知其為怨也

知伯好勝故人勉為之下勉為之下而又以惡言

此二語似恨亦似懷故智伯

凌人襄子所為不能堪也以能忍恥無害趙宗機

不以為意

鋒相逼不喪智氏不止矣聞其言而不能察故曰

智伯之為人也麤中而少親

知伯貪而復故韓魏反而喪之史記晉懿公之四魯悼公之十四

左氏兵法注
魏與趙氏謀殺知伯
在春秋後二十七年

夫韓魏之將反知伯也。知過獨能先見之。知伯不
聽。而又以其言告韓魏之君。抑何其昧耶。善夫子
墨子之言曰。君子不鏡于水。而鏡于人。鏡于水見
容。鏡于人知吉凶。知伯之貪而復。身死國分。為天
下笑。誠後世良鑑哉。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終

文心

